

粉黛黑梦

三个俄罗斯少女的遭遇

雷米莉 /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达莎、卡佳、尤金娜是三位漂亮的高中毕业生，由于贪恋西方式生活，轻信黑社会人物谎言，不惜告别自己的故土和恋人，前往五光十色、光怪陆离的法兰克福。

当她们到了那儿后，方知自己被人骗卖，可又悔之晚矣。在法兰克福，她们历经磨难、饱受凌辱，在偶遇的同胞朋友与恋人的帮助下，终于又挣脱困境，回到自己的故土。可是，她们却付出了血与泪的牺牲和惨痛的代价。

一场恶梦过后，方知人生的艰辛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不平静的涅瓦河 (1)

钱固然诱人，它可以很快改变自己的穷境和面貌，但是，它也可以使自己从此坠入深渊，身败名裂，只要自己在这酷似卖身契的文件上签过字，这就预示，自己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。然而，不签名的话，尤金娜将受百般凌辱，他又怎忍心将她拱手送给这群豺狼虎豹呢。

第二章 神秘的法兰克福 (31)

三位漂亮女孩，如同虔诚的教徒，她们跪在圣母玛丽亚的像前，双手合十，神情严肃，两眼微闭，各自的秀唇在缓缓颤动，默默地念念有词。不言而喻，她们是希冀圣母保祐自己前程似锦，命运坦顺而已。

第三章 颤栗的爱菲特娜 (63)

夜晚，这所所谓的艺术学校似乎显得格外清静，楼里其他房间好象没人住似的，静得简直让人可怕。进到这里，谁也别想随便走出去。校门有身

着保安制服的汉子把守，四周还有人巡查，简直像集中营一样。

第四章 不屈的俄国姑娘 (91)

自从与那位豪放多情的俄罗斯姑娘结识后，尼兹的心中，一直牵挂和惦念着她。在交往的许多女孩中，他深深觉得，谁也没有尤金娜那么具有女性的神奇魅力。

第五章 不灭的归家信念 (123)

达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着，又照了照镜子，她觉得自己的容貌依然如故时，才放心地转过身去，对同伴说：“我们这就出去，不过千万得留神，那些王八蛋见我们神秘地失踪，定然不会轻易饶过我们的。”

第六章 无尽的苦涩眼泪 (155)

漫无目的地行走，使达莎顿时感到有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滋味，这种滋味令人苦涩和悲哀。她很想痛哭一场，也想瞬间轻生。要不是心中有股复仇怒火支撑着她，也许她会选择这条道路的。

第七章 险恶的泥潭陷阱 (185)

这种场面林茨一点儿也未预料到，见这么多人都在为尤金娜求情，这倒难为他了。如果他继续要将这出戏演下去的话，势必会招来众人的反感，

那杀鸡给猴看的目的，自然是劳而无功了。想到此，林茨打算来个顺水推舟，暂且饶过尤金娜，以孚众望。

第八章 阴霾的海市蜃楼 (217)

霍夫曼拍了拍对方的肩，很是潇洒地说：“也许是风浪的颠簸使你变得越来越胆小啦，我与你可不一样，越是狂风巨澜，我越是轻松自在，没人敢把我怎么样。”

第九章 难熬的腥风血雨 (249)

达莎一边走，一边朝四周环视着。这段风风雨雨的日子里，已使她形成了谨慎的习惯，不论到了何处，她总是要仔细地注视周围的环境，因为，在与魔鬼打交道的时候，小心谨慎是她行动的宗旨。

第十章 艰难的归家之途 (281)

尼希身着便装，金色秀发迎风飘舞，不难看出，她英姿焕发，秀美妩媚，不愧是警界一枝瑰丽的鲜花。此时此刻，尼兹倒感触到，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置身于警界，无疑是埋没了人才。

第一章

不平静的涅瓦河

钱固然诱人，它可以很快改变自己的穷境和面貌，但是，它也可以使自己从此坠入深渊，身败名裂，只要自己在这酷似卖身契的文件上签过字，这就预示，自己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。然而，不签名的话，尤金娜将受百般凌辱，他又怎忍心将她拱手送给这群豺狼虎豹呢。

1

今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，1995年的第二个月份刚过，大自然便开始坦露出春的讯息。

冰雪消融，树枝吐芽，阳光和煦，万物复苏。敏感的涅瓦河畔的人们，顿时领悟出，春天已悄然地来到了人间。

冬日的严寒在渐隐，阴霾的天空透出欢颜，阳光逐散了冬季的寒冷，也逐散了久久凝聚在空中的阴云。

阳光下的圣彼得堡非常美丽，波光粼粼的涅瓦河两岸，绿草萋萋、野花烂漫，在金灿灿的阳光辉映下，显得妩媚多姿，绚丽多采。

达莎与她的好友卡佳、尤金娜携手欢跃地来到市郊河畔，并选了一片绿草葱葱，气息芬芳的草地上坐了下来。

达莎与她的女友，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娇媚、俏丽。她们有花一般的年龄，也有花一般的容貌。当她们来到这初春的河畔时，就像几朵美丽的山花一样，很快融入在这画一般的大自然中去了。

女孩的笑声，像百灵鸟的啼鸣在河面上回荡。姑娘的嬉戏声，像春天的雷，不时震撼着这片绿野。忽地，一艘客轮拉着长长的汽笛，由上而下，似乎，它在向这几位鲜花一样的姑娘致意。

达莎不甘示弱地解下头巾，又奔向河边，她向客轮挥舞着，此刻她真想随这艘客轮飘向远方。

卡佳与尤金娜欢笑着来到达莎的身旁，她俩毫不客气地揶揄着她。

“达尼莎（爱称）！船上大概有你的情人吧，不然，你怎么会如此陶醉呢？”

达莎回过头去，又将嘴利的卡佳推倒在草地上，故作凶煞地骂道：“该死的母狗，看我不撕烂你的臭嘴。”

尤金娜拍手欢叫着，她并不动手去拉开她俩，任她们在草地扭成一团，翻滚、嘶叫着。

也许是卡佳已斗得精疲力竭了，她被达莎重重地压在身下，并苦苦地哀求道：“达尼莎！别这样啦，我已受不了啦。”

达莎得意十足地答道：“好吧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我暂且饶过你。”

达莎与卡佳刚从草地爬起来，就听有人拍手喝彩道：“不错！真精采，我这一生，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天使打斗。”

话音过后，几位靓女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突然出现在她们眼前的人。

“瓦西里！”女孩们异口同声地叫道，她们没想到，他怎么会来到这里。

瓦西里身材魁伟，体格健壮，浓眉大眼，西服革履。他来自西伯利亚，是典型的俄罗斯汉子。

他朝姑娘们笑了笑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怎么，没想到吧，我们又在这儿见面啦。”

草地上不时散发出醉心的芳香，阳光照得人暖洋洋、软绵绵的。由于瓦西里出现后，气氛立刻变得沉寂冷漠了。

她们与他是在几天前认识的。还清晰地记得，那晚她们一起去迪斯科舞厅疯狂时，无意认识了这位既俊帅又大方的

小伙子。

虽然，她们对他没什么反感，但是，此刻他的出现，无疑搅乱了她们那浓浓的兴致。

达莎淡淡地问：“尊敬的先生！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儿呢？”

瓦西里毫不在乎对方的冷漠与质疑，他仍是笑容可掬地说：“凭我的嗅感，天使的行踪，我总是很快就会感触到。”

卡佳听了瓦西里的话，忍不住抿嘴一笑，她那红扑扑的脸上，仿佛飞起一片彩虹。

可达莎仍是不客气地说：“骗人！我不相信你这一套。”

“可爱的天使们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是你们那花一般的容貌将我吸引来了。”

“色鬼！我们不想听到这刺耳的谗言，你去对那些娼妓们鼓吹吧。”

瓦西里望了望涅瓦河，又瞧了瞧这几位表情各异的姑娘，又风度翩翩地说：“可爱的天使，别用这种眼光瞧着我，其实，你们有所不知，我是给你们带喜讯来啦。”

一听这话，几位靓女又一齐将目光投向了他。“瓦西里先生，你带来什么好事，快告诉我们吧。”卡佳是位性急外露的女孩，她抢先问起瓦西里。

瓦西里朝河岸上那片最艳丽的草地一指，说：“我们一齐到那儿坐坐吧，我会将一切都告诉你们。”

好奇使姑娘们失去了警惕，俊帅的小伙子，往往会令天真烂漫的姑娘着迷。

几位靓妞相互对视一番后，便随瓦西里来到了由绿树簇拥的草地上。

“想出国吗？可爱的天使？”瓦西里用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口吻问道。

“出国？让我们出国，真是难以置信。”达莎惊奇地问。

卡佳也随口说：“我们能做什么，不会是让我们去当应召女郎吧。”

瓦西里却大度翩翩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姑娘们，怎么会用这种口气来回答我呢，你们好好看看我，我会是那种推人下火坑的家伙吗。”

几个姑娘不好意思地抿嘴笑了笑，似乎，她们开始觉得自己的言辞不免有些过头了。不过，她们也不想对自己的言辞作任何解释和狡辩，相信，凭她们的容貌，完全可以使对方谅解。

果然，瓦西里脸上又浮起笑容，他若无其事地又说：“从我认识你们后，我整日整夜地想，像你们几位这样出色的姑娘却无所是事，这太不公平了，上帝知道，也会为之同情的。凭你们这般容貌、身材、人品，应该是有你们施展才华、享有富贵的一席之地，不然，谁都会为你们深表惋惜的。”

瓦西里的话，像磁石、也像吸铁一样，深深地勾住了她们的心，此刻，一种强烈的失落感，在胸中油然而升。

“不是吗？你们应获得这世界上的一切，可眼下呢，你们都一无所有，像乞丐一样，我真为你们愤愤不平。”

“你打算怎样来拯救我们？”达莎试探地问。

瓦西里细细地打量了这几位靓妞一番，随即说：“可爱的天使们，凭你们这花一般的容貌、魔鬼般的身材，作时装模特是再好不过啦，怎么样，我没说错吧。”

尤金娜立刻接过话柄说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想让我们去作

时装模特啰？”

“可以吗？你们认真商量一番，记住，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切不要错过。”说罢，瓦西里起身欲走。

略为老练一点儿的达莎岂肯放他匆匆离去，她一脸正色地问：“先生！话头刚抛出，我们还没悟出个头绪，怎么就急着要走？”

瓦西里其实并不忙于要走，他这一招，只不过是想卖个关子，装装门面而已。他又站定，举目看了看达莎。“小姐！你还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呢？”

“当然有啰，既然你诚心帮助我们，怎可以将话说得含含糊糊的呢？”

瓦西里顿了顿，仿佛在认真地思考着什么，片刻后，他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这样吧，今晚我们在琳芙柯娃夜总会见面，到时，我会详细告诉你们一切的，怎么样？”

达莎与女伴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，然后首先点头同意道：“好吧，我们一言为定，今晚我们会准时到。”

瓦西里朝姑娘们洒脱地一笑，又轻松爽朗地说：“各位小姐，你们愉快地玩吧，我这就告辞啦。”

目送瓦西里登上河岸大道后，她们又兴高采烈地仰倒在松软的草地上。

“达尼莎！你为什么要放他走，不可以留他同我们多呆一会儿？”卡佳仿佛有点若有所失的样子，她嚷道。

“让他去吧，留个男人在我们身边，这多有不便，再说，今晚我们还可以再见到他的。”

尤金娜附在卡佳耳边轻语道：“卡留莎（爱称）！你也许是爱上他了吧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今晚你就一人去赴约好吗？”

卡佳被尤金娜嘲笑一番后，顿感脸颊一阵烘热，她忍不住捂着双眼，羞涩不已地叫了起来：“闭住你那讨厌的嘴巴，我可没那意思。”

“别装像啦，你那情迷迷的眼神，早被我发现啦。”

卡佳一跃而起，迅速地扑在尤金娜的身体上，还不停地用手拧她的嘴。“给我闭嘴，小心我要撕下你那讨厌的嘴皮。”

尤金娜一边掩住自己，又一边咯咯地笑个不停。达莎在一边袖手旁观，她望着她俩，一点儿也没有要分开她俩的意思。

这时，大道上又跑下一名虎气生生、身高体壮的男人来。达莎眼利，她很快认出，那位朝她们奔来的男人，正是自己的男友谢尔盖。

“达尼莎！你怎么在这儿，让我找苦啦。”谢尔盖一到达莎面前，便迫不及待地说。

见他那气喘吁吁，心急火燎的样子，达莎却并不在意地问：“有事吗？”

谢尔盖定定神，喘喘气后，又说：“达尼莎！我……我父母想见见你，所以，我四处寻你去我家。”

达莎脸上顿时扬起一丝惊喜之色，可她又立刻抑制住。在与谢尔盖相好一年多，受他父母之邀，这还是“大姑娘上轿，头一遭”呢。

“为什么不早说，谁知道你父母会今日邀我去你家呢？”

谢尔盖望了望已坐在草地上、又紧紧盯住自己的卡佳与尤金娜。随即，他又轻声对达莎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快离开这儿。”

达莎并不显得那么冲动，她转过身去，对自己的女伴说：“随我一道去好吗？”

尤金娜揶揄道：“喂！幸运的公主，你要去见未来的公婆，拉我们一道干什么，到时，他父母还弄不清，谁是他们的儿媳妇。”说罢，尤金娜与卡佳爽快地笑了起来。

达莎不悦地说：“唉！不去就不去，找什么话说，总有一天，你也会求我作陪伴的。”

“达尼莎！我这人没你那么脸薄胆小，到时，就是龙潭，也敢往里闯。”

达莎忍不住揪了一下尤金娜的嘴，然后便朝大道走去。卡佳用羡慕的目光望着达莎的背影，情不自禁地自叹道：“唉！没想到，有对象的女人真幸福啊，我什么时候才有位如意郎君呢？”

尤金娜嘲讽地递上一句：“这还不容易，那瓦西里先生，不是现成的郎君吗！要愿意的话，我今晚就去对他说。”

这一次卡佳却没再去扑打尤金娜了，她低下头，脸上泛起两片红晕来。

尤金娜偷偷地瞧她一眼，又说：“嗯！我明白啦，十有八九是爱上他啦，好吧，这事就包在我身上，保准让瓦西里迷恋上你。”

“别说啦，他……他说不定已有了意中人，我……”

“嘻！干吗担这份心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敢打赌，他会在我的劝动下，抛弃所有的一切来全心全意爱上你。”

卡佳刚要继续说下去，这时，只听大道上，达莎那尖厉的嗓音乍起，两人的目光，又不约而同地投向河岸大道。

“不好！达莎与她男友闹开了，我们快去看看。”

“好吧！”说着，卡佳与尤金娜拔腿便朝大道上奔去。

达莎骂人发怒的架势非常吓人，卡佳与尤金娜还从未见

过她如此发怒过，也许，今日是她们相识多年来，第一次所见到的。

“你有什么权利指责我，与谁交往是我的自由，你无权横加干涉。”达莎满脸怒气，冲着谢尔盖大声叫道。

“请你别误会我的意思，那瓦西里是什么人物，也许连圣彼得堡的小孩都知道。”

“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我喜欢交往，你怎么啦，眼下你管不了我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卡佳与尤金娜见势不妙，便毫不犹豫地挺在他俩之间，卡佳拉开了达莎，尤金娜劝住谢尔盖。

“达尼莎！干吗发这么大的火，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。”卡佳声柔气和地劝道。

达莎余怒未消地瞪了谢尔盖一眼，答道：“嗯！我人还未嫁给他，眼下就开始限制我啦，今后的日子看怎么过。”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卡佳又问。

谢尔盖立刻抢过话头说：“姑娘们！我必须提醒你们，千万别与瓦西里来往，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啦，杀人、放火啦？别以为你是警察，对谁都看不顺眼。”

达莎的话，像箭一样刺痛着谢尔盖的心，可以看出，他那铁青的脸色，已足够证实他此刻的心情。见达莎的女友们在场，他又不得不强忍怒火，缓和眼下的气氛。

“达尼莎！我对谁也没恶意，我只是要提醒你们，瓦西里是警方注意的危险人物，千万别与他来往。”

一听谢尔盖这番话，卡佳与尤金娜顿时感到目瞪口呆，她

俩一时不知所措，惊诧之时，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达莎。

可达莎却对谢尔盖这番话一点儿不在意，她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嗯！危险人物！我这人偏偏就爱与危险人物打交道，看他到底危险到什么样子。”

“达尼莎！我们还是别争啦，先去我家后再说。”

达莎头一昂，果断地应道：“我不打算去你家了，警察的家，对谁都是一种审视的态度，我受不了，请你原谅。”

“达尼莎！我……”谢尔盖被达莎的话气得脸红筋胀，看得出，他想发怒，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

“达尼莎！还是去吧，别伤了你俩的和气。”卡佳在一旁劝着她。

可达莎仍是桀骜不驯地答道：“不去，谁也别想改变我的主意。”

谢尔盖见达莎如此傲慢，他无可奈何地说了句：“达尼莎！总有一天，你会后悔的。”随后，他便转身而去。河风不时地扬起姑娘们的金发，也荡起谢尔盖的衣襟，他沿着大道，大步流星地向阳光升起的方向走去，让人感到，他的步子显得是那么得稳健、坚定，尽管他受到意外的打击，可仍然没使他变得慌乱、失意。

几位靓妞又默默地溜下大道，她们闷闷不乐地坐在草地上，眼光朝着不同的方向，谁也没说什么，显然，气氛已没有刚才那么欢快活跃了。

卡佳望了望达莎，这时她才发现，达莎的眼眸里已充满了晶莹的泪花。“达尼莎！你怎么啦，是后悔，还是伤心了呢？”

尤金娜也说：“达尼莎！去追他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达莎两眼注视着涅瓦河对岸，神情显得异常严肃。“不！”

既然说过的话，决不会随意而改。”

“可你又为何伤心落泪呢？”卡佳问。

“我自己也说不清，也许是情不自禁吧，看样子，我会失去他啦。”

“达尼莎！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冷静一下呢，就像圣母玛丽亚那样。”尤金娜说。

“我……我难以容忍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，对男人别心软，一旦今后嫁给他，岂不是要变成他的出气筒了。”

卡佳似乎对达莎的话很感兴趣，于是，她赞许地说：“嗯！你这话有道理，我们作女人的，为什么不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。”

可尤金娜却说：“达尼莎！我觉得，谢尔盖的话也许值得我们深思，对瓦西里来说，可能我们了解甚少，不可轻信。”

“伊芙娜！（爱称）你也相信他的话吗，天下的男人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妒忌，我才不信他那一套。”

卡佳接着说：“是啊，达尼莎的话很有道理，我看瓦西里不像是什么危险人物，也没那么可怕。”

“卡留莎！我看啦，你是被他迷住了对吗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”

“去你的吧，又想瞎说啦？”

达莎又说：“别争啦，依我看，谁为我创造美好前程，谁就是上帝，谁就是好人。”

“嗯！此话有理，我非常赞赏。”

尤金娜似乎感到有些模棱两可，百思不解，她沉默片刻后，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，好像眼前的一切，都是那么耐人深思、难以捉摸。